五

文遠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黃宗伯玉崙

老先生以清班領袖　聖明所嘿注朝野所共推且旦暮曳赤舄踐黃闥乃與念太公期頤之歲鳴珂還里臻人間之上瑞增盛世之光華流播人間昭回史册與敝鄉王文肅以宗伯奉侍

家居同一美談而平格上壽不啻遠軼而上愧承學謭劣不能搦弱管頌揚盛事而來教惓惓及之倍滋感恧今霞觴既荐海屋方增而　當宁之側席與朝端之延領恐焉渴饑以日爲歲老先生能繫念舞斑忘情補袞乎趨駕遄旋人情夢卜不謀僉同非一人之私祝也不肖留滯長安將躋三載雖痛無白雲之戀實不勝碧山之思今且乞身歸里追隨函丈未知何

懷明德徒切瞻依

陳宮詹集生

前歲有數行奉慰年兄于堊室中久滯何年兄處不致浮湛否同館時暴弟或花茵月席喝韻啣盃或入直趨朝連裾結珮殆無人不念年兄者而弟之思尤甚不特以年兄掞藻舒毫籠罩羣英之上弟私心折服者指不能第二屈至於風流蘊籍的是永嘉正始間人一觴一咏可以

針砭俗膏浣濯塵腑昔人言座無車公使人不樂吾黨四五人聚首都門而不得年兄鼓吹其間眞成闕事今禪琴久御鋒車可駕中堂亦惓惓以年兄爲念故承華一席虛左相待聞命之日宜趨舍人治裝矣獨弟在此頗久饜足風塵不勝故鄉烟水之慕且乘雁雙鳧時煩鳩眼與年兄海鷗游戲者微不同不蚤尋山溯[illegible]而猶以畜樊爲神王耶今且引疾求[illegible]

請則一出一處又與年兄巧相左班荆道故未知何年或年兄北上取道吳門可尋癸亥年故事或弟揚颿南下可解后于水次而年兄從水從陸繇浙河繇大江總不可期悃欵相訂如人在醉夢中有言未足憑也知我者龍友弟年來意緒試問龍友必能道之北錄一冊寄覽不堪爲甲子浙錄作奴或於閎雅二字差無愧耳一笑

南掌院胡瑤宇

昨歲此時有一書托木菴年兄使者相寄久不得報章而來教言有舍弟鴻便托爲書郵弟安得有弟卽有族弟兩三人何繇在南中其爲黎丘之鬼無疑而年翁旣與之書且以尊刻相付豈非以明月珠輕授乞子耶至於年翁留滯周南爲日已久弟輩見中堂舌敝耳聾想居之年兄能詳道之而衙門近剏一例坐如七

行蟻古惟有二十四考中書今自史官以上皆將長子孫矣至弟以同病相憐之誼爲年翁頻切且爲留都一席可以遠風波親筆札願步武焉卽自爲之意亦復不少無如聽爾藐藐何也或俟歲杪庶其有機乎率爾奉報倘有好音容馳布

傳宮諭寄菴

不肖弟恃家舅屋烏之愛於老先生猶塤篪契

誼也追隨　講幄提携倍摯一自剪桐而出便覺雁序參差嚶鳴寂莫每至傃廬低回不已豈特清風朗月懷我玄度而已屈指辭都正及匝歲朝端同志共爲翹企不特詞壇亟望燕許抑且禁中喻待頗牧若戀狼鶴之盟而疎麏凰之籲使弟輩彳亍徬徨何所庀依且功令方嚴未可借騑騑之役而偃息踰時也萬望趨裝十一就道

黃太史東崖

台丈靈心標映高文困雅不肖所素知亦海内所共知至於正骨稜稜崇論侃侃近讀楚中程士之文始識一班而愧嚮者知之不盡也每一展卷輒擊節嘆服半年碌碌未及促膝班荆共抒胸臆間事亦謂聚首此中嘉會易訂昨過高居門懸素旆何以啄蓑之痛毒我吉人在台丈定傷含殲之未躬而不肖更嗟聚散之靡恒也

思一登堂握手復以瘠毀謝客憑弔無從忉怛滋切戔戔不腆比於徐孺之一束惟破格鑒存望城踊躍壞牆綆塞固知仁孝不能割情副禮尚望愛此不貲少增溢米更於攀木之餘毋替藏山之業臨楮惓惓切

薊遼總督曹薇垣

老公祖在都中不肖方詫藉然不意台旌之遽發也忽一日聞轔轔蕭蕭者業已就今足持赫蹏追送於國門之外而老公祖以邊遽之急星馳電逐日行數舍敝役亦追至百餘里而返今弁其書呈覽以識鄙私惟薄絺與蒯緱不能遠將耳嗣得來問慮虜事如在目中內固西協以防衝突誠爲根本之計但聞我兵精銳多隸於祖帥之部曲今環城而攻業已踰月切於霄雲之望救而未必如韋敵之更生雖聖明嚴督致樞相躬履戎行持斧使者橐鍵以從

果有必勝之氣有必勝之筭前歌後舞而進乎
抑迫之以不得不進也若如尊教所云盔甲十
缺其八馬匹十缺其九徒手搏虎猛士慮其不
支況責之嫋孺乎所恃者　廟社之威靈　聖
明之福力與老公祖動天藏地之妙筭過化存
神之功用耳至以危邊借重老公祖實起於舊
樞之推轂而一時用人者盱衡中外洵無出老
公祖右且怯而避與巧而遜者誠不[illegible]

天長劒已蚤露斗間氣色而寧許以鉛刀代哉
惟老公祖悉心擔之他日掃王庭恢舊土以報
天子彼逡縮不前者將愧汗入地而推轂者又將
自附於晉溪之知伯安其許之否乎邊烽正熾
廟戰尤酣貴塵師八面受敵何異身在凌城中
獨幸　聖眷未移耳托在肝膈爲私布之俟捷
音至另容馳賀

寧夏撫院白惠風

兩年前得年翁手教談揷套相持之狀具仞年翁胸懷方畧足儲萬里干城之用至爲葉問曦年兄欲表章於身後尤見共事生切之誼不勝嘆服已而年翁遂仗鉞開府控制西陲無論松虜海虜皆有軍中韓范之謠矣但國家物力以十之七禦奴而以十之三餌歃其他諸塞亦免膜外置之釋甲呼庚裒若充耳而夷狄[illegible]無定即邊事之安危亦無定徙薪[illegible]

視爲緩圖且東事告棘而調遣征發徧及於諸塞梅長公素以才望著而師既後期軍復譁伍此即前事之鑒也年翁精詳縝密緩帶輕裘而有臨淮嚴肅之氣不特金湯鏁鑰一方是賴即緩急相應可備常山率然之用麟閣勳名於年翁厚望焉兩榜附驥樂與分榮敢申其頌禱遠貺祗承試錄一冊寄覽眞巳陳之芻狗也

陝西按院吳鹿友

從來巡方使者叱咤鬼神動搖山岳擅天下之
尊重而至于錢穀兵戎之事惟有陽秋短長操
局外之議論年來漸移而局內且漸而與督撫
分擔至陽秋短長之間已自殫其苦心人猶以
爲怨府翁兄之所處有倍難於它人者被難之
家鄉豈能一一盡諒然而同舟之誼安危共之
下石墜淵豈羊叔子之事今已寂然相忘無異
反唇嘖嘖矣惟是流寇猖獗撫勦

復叛之後迄今未知何如蔓延不已撲滅無期
近而爲趙風子滿四遠而爲黃巢及赤眉黃巾
之屬毒流中原禍貽　宗社弟嘗謂夷狄雖訌
外瘞也惟萑苻潢池浸尋不解釀小成大廼爲
內癥幸有翁兄在事與督撫兩公俱極一時之
選刀圭鍼灸須早爲之所毋令入膏肓越人却
走至於求兵兵弱索饟饟匱即督撫猶然難之
而此兩者又非翁兄掌握中事大聲疾呼當宁

所不喜聞至從來削平亂民撫勦必不少偏廢
萬勿以武陵爲前車遂懲噎而廢食此際調停
之苦即嘔肝擢腎不足爲翁兄喻耳近日　廟
戢甚酣亦曾從邸報中闚其崖畧否首揆自失
人心遂至於瓦裂而不可收拾其或繼周者又
恐一解不如一解悠悠世道不知所終奈何奈
何

湖廣按院白懷劬

向與台翁追隨禁署雖落穆相對而瞻望眉宇
竊以古人相期比台翁踐當陸涉通津而不忘
舊好睠注無已每芳訊下存感愧交集弟身寄
長安而夢寃依繞常在楚峯湘水間計驄馬還
朝尚須改籥弟且日夜爲乞身計萍梗踪迹未
知相值否也目下區畛可融清夷有望但奴揷
並峙終爲腹背之憂而貴鄉流寇狛猖不滅夷
虜齊魯河洛之境時見驛騷惟荆楚安堵如故

即向者揭竿植幟之釁想旋就銷弭矣徙薪撤
桑詎非攬轡之功率爾奉報不盡縷縷

饒按院黃山

自老公祖持斧敝鄉栢署崇嚴雖在美蔭之下
不敢以掌大薄蹏溷干記室而法星所指弊杜
風清狐鼠潛踪犲虺屏跡謳唫頌禱遠播長安
交相慶又交相快也種種神明之政恨不能剖
諸金石與峴首並永聞瓜期將近神[illegible]
乎田畯牧豎莫不慭懷春胸恐失怙恃而來問
下存深抱冲悒若有濃膏厚澤留而未霈者異
日牙旛開府竹馬迎郊如陽羨虞山重逢召父
此則敝鄉之同願非獨以通家舊誼邀厦屋之
庇也不肖在此已久殊覺厭苦日下正圖乞身
計未審扁舟南下時猶及攀臥驄車否耳

昌平道寇禮亭

追憶老公祖初至吳門旰衡時事披襟促膝每

懷厝火之憂馴睹滔天之埶輩感相向低回無
計此一時也迨鈎黨禍興析揚相屬不肖幸匿
影堊室而蓼洲遂寄命檻車至奮臂有揭竿之
徵而批根兆林木之禍老公祖殫竭智慮披瀝
血忱以全善類并全地方三吳再造伊誰之功
此又一時也遙想台旌見顧于荒壠又思苴經
奉送于江村含淚相看吞聲莫語嗟乎嗟乎豈
意有今日哉然而長安棋局遞爲雌雄
桑晦明同變此惟有心人可與言正惟有心人
有所不敢言不待言當車者敗塡河者勞一夕
九迴付之浩歎而已知老公祖每作并州之思
豈不肖輩不願河內之借祗爲蘇松闕出時祥
琴未御竹馬難迎所以峴山存墮淚之碑而蘇
堤無重遊之迹惟是頌禱未艾佇望如新俟牙
旌式啓虎節將膺此百姓見寇公之時乎籲天
以待豈獨一人不肖在此正如乘雁雙鳧了無

關於輕重而目擊紛紜時動拂衣之想近者乞身不得有類觸樊所謂久於齊非吾志也恨不得與老公祖縮地相從談此紆結耳

舊遵化郭正夫

不肖生平頗具肝胆凡海内賢豪聲氣相通者猝有緩急視綿力可效不憚以身狥之如台丈才猷丰格蔚爲當代偉人而一片任事實心同照千古貴座師時時爲不肖言之不

也萋菲不已繼以羅鉗吉網不肖聞之指髮搤腕恨不能蜚章北闕訟少卿之寃白介子之功若夫掌大薄蹏以致所知猶青萍之末豈能挽扶輪逆飈此兄固脈脈有心而力薄畏事不能堅持異同致台丈搶地吞聲終抱戴盆之恨青蜺白虹千古同嗟遘會如此夫復何言但國家非無事之時而明主需才怒於饑渴豈能坐老英雄而使猴冠鶴軒者勉膺荷擔台丈即暫

憇家園有貴座師在不患浣雪無時幸毋灰壯夫之志謂世棄君平也知兩年冰蘖且有槖饘之費歸裝不能辦奈何貽書餉問不肖固非祁奚台丈不當取法叔向乎謹附來伻弁發一粲

又

方今寰寓多故外侮內訌同時而集無論榆關以東脊脊靡寧秦晉流寇彼猖日甚駸尋渡河而南即海上之師一朝倒戈仙鄉殘屧之捲籜又如河決魚爛不可收拾萬一中原鼎沸四夷起而乘之天下事去矣及今爲計惟有訪羅眞材亟圖實政而至於繕備禦安反側招流亡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無如擇良守令爲第一義以門下之材品置之畿輔間屹然成一金湯無端摧挫人人爲之寃憤下石者曾對不俟談及亦有瞿然蹋蹐之意知公道未易澌滅也若使事執轉亟　朝廷開使過之令三薰三

沐以薦　明主定無踰門下者百惟珍重自愛不佞生無它長惟一片惜材之念重於髻珠第心長力短不足爲有無而門下注念惓惓旣以懸弧遣貺復因改歲下存捧覽華箋祗增慙恧續有相聞惟望畧迹論心吾輩相期毋以繁縟爲導也呵凍口授百惟心炤

同鄉公致兩臺

謹啓前敝郡守寇禮亭公祖諱愼者

悌之性兼潔巳字民之長四載恩施入邑沾被口碑具在未易縷陳其最有造於地方者莫如丙寅開讀之變殫厥苦心上下銷弭齊民免揭竿之釁善類寬鈎黨之殃此其功即尸祝百年未有艾也昨偶從邸報見前按臺饒黃山公祖巡歷巳周疏言敝府錢糧弊竇深如海而雜如毛五年那移無日清楚語語沉痛深中舞文乾沒之弊而捧誦　明旨有婪官猾胥恣行爪侵

等語仍查以前經手各官姓名不肖輩同有部民之誼深爲去任各位公祖慮而尤爲寇公祖慮也葢寇公祖在任時正值織監從横而袍價原無額設祇以工部四司料價抵之然織價幾五萬而料價止二萬餘僅當其半織監苛索而有司無以應此周綿貞公祖與郡丞楊姜之所以被叅也至兩臺爭之不得議以四府協齊銀充之而協濟路遠未到袍價急於星火

移撮借或勢所不免然俱經兩臺批允隨設處補完矣此寇公祖在任時嘗爲鄉紳歷言其事猶能記憶之若其離任之後官類郵亭過客之踪而吏有吞舟藏壑之固雖嚴提吏書根究自見水落石出然恐此輩計窮無復之輒諉責於官而前官與署篆者已經三四人李代桃僵又勢所時有方今治尚精嚴事歸綜覈稍有朦隱法無少貰而有廉石空歸井棠勿剪者既念其

羔羊素絲之操又悉其剜肉醫瘡之苦若不蚤爲暴白則直道泯矣是用合喙豫鳴惟老公祖於稽覈之時公道主持無使皎皎良牧乃蒙辜於法後地方幸甚

金元甫乃弟

自令兄年翁靈輀既返不肖輩時抱人琴之痛豈特感茱萸之徧插傷鴻雁之離群而已自荆楚來者卽叩以高門近事言

肉靡間不肖輩皆爲盤舞稱快年嫂孀居無倚令姪女輩雖托體中郎實未嘗私一遺簪敝履生平祿賜所入身後知交所賻皆拱手授之門下一切養生送死弁推恩於令姪女輩想門下自以令兄之心爲心無待不肖輩叮嚀也年侄旣受青箱無忘素卷至於敬奉孀慈憐愛姊妹尤爲立身居家第一義若使孝友之名騰播遠邇不肖輩雖數千里外當不靳齒牙以彰令譽

從來追贈止及其身比當時慘死諸公及顧端文又稍有異王非老亦以爲未必可得今疏上寢閣想亦　聖明慎重之意也試錄一冊寄上年侄清覽掌筆無恙否幷訊

周戶部廷吹

故鄉兄弟都中聚首正可聯文酒之社窮日夜之驩況以年兄閎博淹通尸古今文章之丙又弟所奉盤匜以從者乎乃草草解后

盃敲一韻非長安爲俗地吾輩亦自俗矣清源乃大江以北號爲佳麗榷關亦無劇務不妨嘯咏古人南樓東閣之興年兄可兼而有之弟不能不生妬也

馮杜陵

連得吾兄手教慘頹無聊溢於楮墨每與東林兄相向咨嗟幾至下淚以吾兄才具天既厄其一遇矣又何故而降之酷罰乃至於此得非眼

光太毒舌鋒太尖本以涉世日深感憤日甚而時有申商之言迺感此緣耶雖然以吾所見所聞五十奇窮而竟能晩達者比比矣又安知天之非老其材培其德而故以此相折磨也兄宜善承此意至於涸鮒之濡弟實不能爲兄計一席皐比難於南面王郎巧爲曹丘者安所置喙而吾兄眞率自賞少世上繁文習套恐不[illegible]俗物周旋且無論其它郎如沈去[illegible]

合三千七十而教誨之屢試屢挫而諸弟子與其父兄之心終不變兄能有此作用否又如徐汝廉之家事不至於四壁而一日飯一日粥兄且以金粟孤僧爲檀樾而午有肉夜有酒出有僕能丼此澹泊否又如啓美家舅文字生涯凡城中錦帳頌禱之文皆出其手每篇必一金或二三金不皆入格而可以諛俗又如徐閬風所號爲獨行君子也而徐少宰韓宗伯之高文大

篇皆代爲捉刀以此有田有廬而終身不困兄能有此應付否以此數者參之致貧之道在此救貧之道亦在此矣愛兄者莫如弟故敢以狂直之言進弟五六月間準歸矣弟歸雖不能策兄然朝夕相過或不致寂寞耳

朱白民

吾輩學道人凡有一毫未了之願宜趣此之勿留在入識田中爲它生種子

華之遊與昨者京都之遊總是壯心不能灰冷處必得閱歷一番乃收拾枯木寒崖了無罣欠觀其淺者以爲丈宜悔此一來然實是師子轉步處也且天又以此一副色力成就之一往一返水陸間關而不覺津梁之疲此非鬼神呵護正屬道力加持耳還山後必另自一段光景若使孤孤迥迥終日坐蓮子峯頭安得此休歇場哉令孫尚未歌子衿亦是時節因緣未到無論

吾丈不必以此介介即令孫亦不必以此介介也讀書者自讀書學道者自學道果熟香飄自有莫之致而致者矣弟今歲決擬歸不意尚留滯於此因小兒還聊此布訊一芹伴緘勿嫌輶褻米仲詔已作古人矣附聞

楊子澄

舟中一別彈指三年雖以緇塵碌碌久失[illegible]而追憶丙寅春夏間或山巔水涘[illegible]荒墟僻落觸事含悲晝則携手同行夜則連床共話其耳與弟同患難而依依不舍者幾人不得不借仁兄屈第一指矣乃如公幹之夭折而不以書弔維斗之奪標而不以書賀弟豈有胸無心而恝焉若此以爲寒暄無益之談固不足煩酬答而尋常弔賀亦猶世俗之見讀公幹遺集而中多情至語見道語隻字堪垂不朽者死猶不死我且招其魂而賀焉方今世事在剝復

之闗而氣多頹靡語多恧縮有磊塊正骨如維斗者不蚤嚮用於世躍而復潛使宇内不得見其神采而徒以文章之士目之此又吾之所以弔也若夫緇塵滿袖逐隊於樂毅臺前白眼窺人寄傲於伯通橋畔絓簪組則日見墮落守蓬蒿迺成其貞貴兄自領其課魚責鳥之趣而不遺我以驚須怨鶴之文則弟不能無望於兄焉息壤未寒蒐裘已築短棹輕輿尚可牽

初故事料無往年驚風驭浪使人怦怦憂不免也因昌兒歸捉筆寄訊追憶舊事髣髴如昨聊一數之以紓契濶百惟加餐自衛少需故人之歸

王慶長

入都後再辱箋教具仞注存君家文章勲閥衣被天下凡在衿裾皆興念屋烏況單寒而受齒頰之芬孤進而沐奬提之力者乎它不具論即

丙申之秋弟以試事小挫逗留荆溪尊公與令叔兩先生逢人說項恨不能手挽而置之層霄之上仁兄所目擊也此種意氣葢代所無迄今念之而欲涕金石可刋知已莫報即昨歲令郎玄照得一官亦其分内事未敢以是爲酬塞也玄弢事頗難戎馬之場未可嘗試偶與李萍老商之姑於撫臺麾下聽用俟駕輕就熟徐議推轂耳弇州公易名之典已謀之大宗

歲可望舉行覽風木圖眞使人增蒿原之痛不敢不拜宣窑尤爲珍重而以千里所貽誼無返御但念昔日卿盃之人未免對酒躊躕耳雲布一端聊用伴緘

門人張吏部子襄

手教再至具仞錫原之雅不佞前書中已略陳梗概矣不復更贅足下高坐林泉寄情嘯咏擬古之作脫皮毛得神理與沾沾效顰學步者夐

別若步兵生平全得老氏之用魏晉之間觸目皆迷陽諸名人雋士罕得自全彼獨絕口臧否而斂其神鋒挫其正骨以自托於糟丘此眞是蘇門一流人非林下諸賢可及知其韜精沉飲原非荒宴則知怡情翰墨不獨聲詩或足下自寓有在并以此規我矣嘆服嘆服册府元龜海內不乏抄本而多魯魚之恨聞湯若士七訂數過差可無憾然欲購之而未

留意唐史則此種決不可少便中或與章仲老一商之先此奉復不盡惘惘

喬兗州章甫

兩月前得年翁來翰知有拂衣之興心竊高之然以爲不必也吾輩總在傀儡場中正昔人所喻柳絮飄颺或在錦茵繡縟或在泥塗潢潦皆絮也遠者視之何擇焉且以年翁之才入麤入細無所不可聞受事以後雖常在郡齋而文移

簿牒曾不留瞬有一朝解十二牛之妙客自東方來者皆交口稱吏治之敏練卽生長簿書者不是過讀尊刻亦見一班而張適西年兄尤極嘆服弟偶晤銓部一二同志如李梅公輩必言年翁朞年報成當脫之轅下而還天房諸兄亦以爲然何年翁之不待也旣得請于上臺勢不可挽惟聽部覆爲行止而亂卒彼猖所[illegible]城齊魯間如河決魚爛豈有賢二倚之爲長城者而聽其去乎恐當事者未必覆卽覆更虞其未便也鄙見如此未知事機何如然斷不敢爲沮尼之言以拂高尚若弟則故山須鶴之夢無日不往來于歆枕之畔俟改歲准賦遂初矣小刻呈教

張臨川受先

弟嘗謂翁兄肝膽骨幹無一而不類吾友周忠介者但忠介甫登仕版便如太阿出匣斷蛟剸倚之爲長城者而聽其去乎恐當事者未必覆卽覆更虞其未便也鄙見如此未知事機何如然斷不敢爲沮尼之言以拂高尚若弟則故山須鶴之夢無日不往來于歆枕之畔俟改歲准賦遂初矣小刻呈教

兒所向無前一遇嵳岸頑獷遂至於缺折而不可捄仁兄之去臨川與忠介之欲去福州頗相似乃忠介不成行而仁兄行迂邅直截之間知天之愛忠介不如愛仁兄之爲篤摯也欲仁兄從此滅其智鋒融其義鍔此必不可或者鞴以荆山之炊淬以清泠之淵能柔能剛可屈可伸凡之可以塞耳掣之可以成虹遇頑切圻坭解十二年而刃若新發此

器而忠介公猶有待於來世者也仁兄其有意乎知有罔極之痛恐至性過人毀瘠太過更望寶嗇珍重束帛辦香遥致靈几然仁兄不愧林宗而弟乃深慙孺子矣因風布候不盡惘縷

黃年侄鍇

世之知尊公無如不佞地下之文微見屬業已心任之矣乃歲暮而尊伻至適有　纂修之役欲刻日成書亡何又因量轉應酬雜遝遂至稽

迴月餘而始脫藁殊負跼蹐然叙述頗詳亦有在狀述之外并足下所不及知者蹟述補綴亦可以報知已于下地慰仁孝于遙天矣一別三年知足下德業日進聲價漸騰可勝浣慰令弟漸見頭角否北錄一冊近刻一種附覽

門人朱蒲城國壽

足下行時潸潸而別僕亦爲之黯然二口施衿結禊其人又素嫺内則烹飪一中良人下臧獲靡所不宜但頹垣敗壁時有飄搖風雨之患暴客耽耽莫爲干陬捍禦其家中生計雖日廣亦日落綜理無人碩鼠蠶蟲以曲房麗娃甫離保姆旋受持戶之寄左牙籌右蔵甦又欲椎牛市酒日夜鼓舞傔從以防宅盜此非有丈夫之才不能而足下實膺之矣目下所最急者無如潔巳字民以深得井里之驩無事而相親者必有事而相保子弟父兄之誼非可

以驟結而倖致也又聞有調三原之說果否三原舊令亦係乙丑本房按臺行時不及一囑前書中耑爲足下又不遑他及遂掛抨章亦其數也按院有書來盛稱足下言一見知其循良撫院亦定然留心葢兩公皆夙昔同好也修途發軔百惟珍重自愛

門人劉解元進

別來時時想念不知尊公廣柳之故丘讀禮之暇亦能發名山之藏工夫次序如昨歲所商榷否日月易邁三歲彈指萬毋輕擲也今春同榜聯捷者頗覺濟濟然必得足下嘗寓内乃爲吾道吐氣勉之勉之向者約足下入都爲下幃討今因武生葛藤不了拂緒縈懷令人動故園之夢果如吾願舟行取道貴地可圖把晤也遠辱芳訊草勒奉謝

又

久不相聞正不知足下近況若何深以爲念今歲春闈所收才士甚多而文氣日流於駘蕩先輩典刑幾無存矣求其和平爾雅而不掩風華之色如足下者絕少滔滔日下將來必有人起而救之足下其益自奮讀禮之暇亦不廢呫嗶否昨歲所商幾種書當次第卒業者曾窺其崖畧乎凡有新得幸時時見示尊公靈[illegible]聞拘於俗忌猶未迎還何也貴地[illegible]何不策蹇來此一晤然不佞歸志甚切七八月間或請告而歸與足下相期河干爲一夕之談耳

又

久不聞問想念殊切讀禮之暇作何課程昨歲燈前商畧諸書能次第繙繹否即不能一一入腹笥中亦須擇其要者熟讀一兩種以供筆端驅使今歲會榜諸名家多沉浸醲郁含英咀華

此皆從好古所得非沾沾帖括也彈指三春歲月甚駃僕之急足下甚於足下之自急貴房師亦同此心耳有何新得并倚廬新篇幸時時見示滄州往來都門者如織不愁無便羽也茲因李三原之便匆匆布訊小刻一種寄覽

門人劉司李士璉

足下行後得途中所寄書尚未作荅[illegible]
試以簿書刑名正如處子出閤便

之寄而刑廳者以吏議官評佐上臺之耳目又叢怨之囮然正直忠厚乃吾儕居官立　朝之韋弦請從今日始流寇彼猖晉中非無事處囊末見雖不必有此心然豈可爲袖手怡堂之人耶百凡留意過蒲坂須起居韓相國老師　四朝元老朝野所瞻仰不獨以淵源一脉也晤間致不肖此意敝同年楊宮庶慕垣以詿誤蒙譴歸寂莫之中并一慰存之切囑不一

又

一月前有數行附敝同年楊慕老寄候定不至漫漶適接來翰知初入衙齋未甚安穩不佞召尊役問之乃知疏逖下人非屬毛離裏之戚也休咎亦屬偶然何足以此罣念平陽劇郡且以北人居北闕轉移何名乎惟是登兵之亂荼毒三齊齊人談及遼字痛心疾首將來免爲秦越之視安望左推右輓此間計耳然以足下凝厚之器敏練之才處處欲借之以爲重從茲以往駕輕就熟聲價日隆隆起矣持斧使者出都自當覔便爲曹丘而垂雲之翮終不借力於青萍也率爾奉復小刻呈覽

文遠集卷之二十一 終

文遠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韓象翁老師

不奏記老師將及一載而寸心環繞不啻一刻九迴也自老師行後而不肖一身如秋空片羽滄海孤航鷹鸇鷹搏擊之威鯨鼉奮吐吞之勢頼硜硜素行頗揩於輿評坦坦直腸間諒於同

志故躭躭者不忘其注射而狺狺者未厭其咀
嚼然不肖之處此亦孤而危矣移病乞身之志
當已已九十月間已萌此念因老師諄諄諭止
又四虜警不敢請昨年春夏已從李湘翁館師
處擬定　桐封一差緣家舅奮臂而撩虎鬚微
忤　聖意當事者曲爲之處移此差授之瓠繫
都門宮坊之資又忝竊居首明知此
之塲且人多張羅布阱以待百計

荆溪會稽三公交持之荆溪公更宛轉譬曉且
願身任其咎而後不肖黽勉以從竣事後人情
甚帖亡何而有武生冒藉之議此等事例止罰
科甚則削賢書之藉已耳而借覆試起葛藤當
事者未必無意中有一生不能終卷若天奪其
魄者然正范忠宣所云此豈章惇爲之哉雖幸
無大決裂而兩生付司敗再讞不得釋公論固
極其昭著　聖心亦未必猜嫌而忝列　講幃

在日月之際自爲引咎恐不免沾濡付之罔聞又中懷灰惕故入春以後迄今迫除出侍承明入操鉛槧而情同倦鳥迹類藩羝鏘珮鳴珂自知削色清歡勝敘亦無好懷至於琉璃覆名鼎鉉嗣武寧不知見卵之可笑躍冶爲不祥偶因同志掛之齒牙而排阻橫生風波幾起若非不肖蔑名匿影甚至丐人以遜避則海見於今日矣伊鬱此情自憐自覺

苦非慈毋而誰知喑漢茹荼縱低眉而莫告今日亦聊爲老師陳之以見世情之變幻若彼孤踪之彳亍如此若不肖曾於逆璫時從刀山劍林翺翔遊戲而不改其步者又何有於浮沉得喪之細故漚沫電露之空名哉秋闈曾上疏乞假不得亦爲闈事纏綿爲

聖主所疑不敢固請目前得結此案獻歲便作長往計矣館中二三子爲老師最所閔惜其修文

地下者勿論如侯生一病幾登鬼錄楊子何辜
遂下請室不肖猶以不退不遂之身立於无咎
无譽之際所取於天者已奢抽簪而去尚可於
千緗萬帙中作一脉望以無負老師甄埴之愛
更何求焉邊烽未息廟戰尤酣
聖明在上終無如之何老師婆娑獨樂自不能忘
宵旰之憂況流寇猖熾時時蔓及道郵
賊不犯馬端肅況無地樓臺自不
憂也

王夏翁座師

昨歲開仲上請郵疏雖侍之甚囍然因禮部敘
述未晰再致　批駁非　廟堂有意慎重也既
有成例在當事者豈容不予在老師尤不容不
請不肖爾時即寄書開仲趨老師上疏且爲中
堂暨宗伯諸老豫言之矣迺盼望窈然聽非鳴
言老師以衙門使費不貲是以蹔緩其實無所

費也馬鬣久成而　龍光未錫艮是闕事或亟
圖未晚乎屈指堅室三易寒暑今且讀樂章矣
嚮年　甌卜已得復失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再推不下似有所待第角逐紛紛不忍見不忍
言而秉軸耑主成心陽以必不用者破區宇而
陰以其爲彼用者禪衣鉢此本懷也遼遠而澹
漠如老師不識有公心推挽之人否如其不
惟藉明王之夢耳目下少宗伯未補

少宰去頻就春官似屬未便以秩宗領袖承華
庶爲相宜而衙門遷除難於轉石倘荆溪在事
不肖或可進一言其它則無所置喙矣浮沉日
久不勝故園之想向者乞身不得今擬再申前
臆倘得解縢而去當候老師于地肺山中爲數
日追隨也令親高丈於不肖有梁鴻廡下之誼
向謂其失官耳不意遂至於無家涸鮒可念愧
無以潤之法綱秋茶竿牘亦不敢輕出武林一

緘聊慰其意恐不能爲蒯緱生色也

錢前輩牧齋

光甫兄來接手教宛如面語楚中魯生來復得數行而郵筒中所不便傾寫者小兒因過虞山竊聆緒論書來述之頗詳乃知翁兄相隔數千里相別三年轉覺痛癢關切使人感刻無地年來長安中日夜布算欲去其眼中釘肉中刺後快者弟且爲第一人弟求一去何

欲快其意使諸酋酌酒相賀故且留身以聽之此中苦心飲茶茹蘗不足爲喻管子云知我者鮑子若在程嬰必當曰知我者杵臼耳然此輩文章不過用其習試之法殊少變化庚午秋初不肖誓不入北闈有一智人謂我曰子勿慮此番必無搜索豈有一用之以傾錢先生今復再用者不肖亦以爲然今果再用矣雖用而不效然其用之心終未厭枚卜事起又將再用此法

不肖雖迂癡然已曾着手不容不悟遲侍御第二疏哀俛謝之而後得免於繒弋翁兄想此光景浮湛此間有何佳趣有何它望不過欲守孤正之脉俟天下之清而蒿目近事水益深火益熱且徘徊觀望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出入於矢石之交而全體不着非被金剛鎧者不能而不肖豈其人哉但須待家舅至而後行益有無事交付之非可以遥相告語而家舅行且似有林客山深之意翁兄不能決計爲之趨駕萬望一從惠之感非一人也

錢前輩御冷

近日　廷推之舉雖名賢宿望紛綸臚列至於玉瓚黃流鳳質龍變裕敷施道濟之猷啓平康正直之運凡有識者爭爲老先生屈第一指而不肖皈依日久渥愛素承反不爲老先生一人祝而爲國事祝爲世道祝爲

聖天子祝者不啻如餒望餐暍望廕三農之望歲也名覆琉璃必有天人叶應在夢卜之先者謂黃麻旦夕且下而遲迴日久仰見當宁其難其慎之心然戊辰巳巳之推如元城皖城昆陵三老有經年而下有再踰年而下者政本方資協贊大典難以久稽所占者泰道之將轉　帝心之厭亂耳狡兎訌於外流寇嚙於中鼎弗[illegible]其象已見而東登之禍又咽喉急竅

搤腕者第言無兵無餉不肖獨以爲無人今廊廟所講求者終不以用人爲事而上紛　濬哲之思以親屑瑟下殫智勇之力以固營壘雖昌言滿廷祗重其犄角水火之形而於扶抑後先操縱疾徐之理似未精也葭灰九囷危樓一柱惟視老先生之進退而已儻不肖敢爲諛言者神之聽之不肖則迂癡人也妄以精衛自許實於涓塵無少裨補而耽耽者多設爲柴柵以禦

防之惟有一去爲幸又苦不能速去耳日下正
圖自爲計恐赤舄登朝之時未能隨行效鷰雀
之賀也

傳中丞括蒼

不肖憶十年前識老公祖于都下兩時東事方
棘風議盈庭而進郭隗買駿之議效劉琨聞雞
之舞如老公祖者指不多屈自茲以還十
益壞弛人情日思避就高牙大纛亡
嚴關危鎮如望鼉宮臨虎穴股栗聲嘶不敢輕
一試足不肖鉛槧腐儒睹此逡巡選縮擇官而
仕之人心窃恨之老公祖慷慨請行氣吞驕虜
近者凌河被圍榆關震動而鏁鑰金湯宛如泥
封函谷伊誰力也鞭長馬腹昔人所唏畫彊而
守此非實心任事之人不敢爲此言而始從與
飄終歸築舍今　廟堂之上又似以奴騎東歸
爲策勲告成之日而用舍更張舉棋不定料理

兵馬錢粮如老公祖之在永平者又復幾人惟使賈生之淚終夜滂沱漆室之憂臨風悼嘆而已孫太老師蹔脫黃沙而歸綠野差爲慶慰而求多者脊脊未已且奈何遠承手訊怳如面談愧無一籌可裨千慮率爾奉復并謝注存

陸中丞鳳台

自翁臺仗鉞而出兩浙之人依衆毋而蒙蔭祗席之上山濬海陬桴鼓不驚桑麻

一役使陽侯却舍而不敢肆其噴堤之勢萬世永利豈使昏人得專美于前彼中士紳尸而祝之我公勿歸之頌達于都會奈　國家多故求其忠勤幹濟緩急可毗依者又不得不爲翁臺屈第一指屬者禁旅需人　廷推至再而簡擢者非翁勿與　聖鑒可知豈特與望允歸而已營事廢弛日久滿長安輿臺傭販皆稱

天子爪牙議汰議練如夫懸厖而剔腑臟之毒非

國醫不能下手當事者以翁臺爲今之盧扁也此症可治天下無難治之症矣舉朝訢訢拭目幸趨舍人治裝以慰灰席獨不肖如澤中之雉身在樊籠而心遊遼廓恐赤舄還朝而不肖已遂鑑湖之請未能久滯長安觀壁壘旌旗之色耳走筆奉迓并謝惠存小刻一種呈覽

蔣中丞澤壘

自奉答手教閱一兩月時事幾滄桑憂奴酋憂流寇之不暇忽有登城兵變連破六七縣今且踞一名郡叛者數千人而島上十數萬人行合而爲一抄截漕運固國家襟喉之患從橫淮海亦吾鄉桑梓之患中原鼎沸其象已見時事日見苛細其於用人一節提綱挈領所在頗不料理當今所最急者無如邊方腹裏之督撫得才猷幹濟者二十餘人各分布一方在邊者甄別將吏在腹者稽覈守令無事而常

爲有事之防此必地方重臣以精神提挈之而今當事之所推擇大抵取其穩密不立崖異及平日所親厚者未事而徙薪撤桑有事而焦頭爛額俱不問其能與否也山東豈非無事之地余集生清執之品一朝變起束手無措至以啓釁推諉登撫有鄉隣閉戶之意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仁兄四履之地固爲桴鼓不驚然

祖宗設此鎮量非無意種種堤防事事

以山城一隅作四時之閏位姑曰行所無事也至於宜大而小宜小而大官人者另自有一番衡鑒弟局外人安所置喙惟有付之長嘆而已

臘盡歲初朝端議論稍息而登撫之貽禍恐不免爲首揆累今言者又藉藉起矣可奈何弟復叨一轉飲河之量不啻滿而溢今所欠惟一去耳師命不可請俟初夏間必申昨年之志也舉業事弟久不問所需經題當托羽侯偶有小刻

一種呈覽

石中丞楚陽

自我雲岫年兄遇難以來久失奉候葢以土室餘生洊復清班而外則烽火驚心內則荊榛滿目世事等於滄桑憂懷甚於杞漆老年伯方尋山居之樂修出世之因不敢以塵劫中事仰瀆清聽昨春令孫擢第知老年伯於團蕉趺[illegible]亦爲破顏微咲擬修尺一寄賀而令引疾請告不遑削牘種種積歉負疚於心老年伯不加譴督華箋惠存開緘披覿如遊華胥對羲皇上人也方今耆碩凋謝四朝遺老惟老年伯爲魯靈光慶一家之榮遇感列聖之殊恩倘有皤皤黃髮之言可獻紫宸者乎不肖備員講幄尚可轉而聞之令孫束修砥礪出自家風而太阿發硎更有躊躕四顧之意大受可券也吾雲岫兄不亡矣甕城何幸得

徼福星弁老年伯爸年棠陰所覆亦可沾九里之潤斯民直道敝鄉不乏必能與賢使君相成老年伯勿用爲懸懸也不肖持準提密部積有年歲管闚一得用呈請教

張侍御日葵

自台翁茹痛而歸愈覺同志寂寥朝端蕭瑟六它紛紜闢評之象又未可殫術想從邸報其崖略也天未悔亂狡奴流寇之釁兵倒戈登城失守全齊天下襟喉萬一横亘盤結抄掠運道則國事去矣台翁憂時念切聞此必當分攀栢之涕望牛山而漣漣也尊公老先生耆英碩德不減郭有道恨弟非中郎之筆耳忝附通家敢避其醜來命以地下之銘見屬而石齋兄先爲之弟敢表其隧道彼此同調不妨互易也但誌須詳述生平鉅悉臚列而表則揭其大者念台翁於忠毅公淵源紹述存坳一心

并奉庭誨安得擇人而師之故於此際罄其輸寫庶於世道有關不徒彰揭幽潛也未知於尊意有當否倘不可幸削而投之何如

門人唐興公

天下事飲啄前定莫非機緣如足下宜以　陵工復故物此是應得之理豈意　聖明終不忘情於蓬老王侍御一疏薦引遂下於理而故令適當其時遂於足下一總抹去天乎

爲哉僕之舌敝耳聾徒成畫餅亦何足惜同門諸君如姜崇愚到處昌言其心良苦張辨雖細流其一片報德之念可揭天日而精衛之力不能填河俱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失此一機別無它路蕙帶蓉裳點綴萊衣計兩尊人高明識道理自恬然安之且有兩說可以譬喻一則譬之未第吾鄉一帶宿名日久而不能徼一遇顛毛種種而困於公車或尚滯諸生者固不乏足下

蹔返初服固居然貴也一則譬之就請室者或無辜淹繫又或赭衣而編戍伍豈真有允當之臯哉檻猿籠鳥得遂其林泉之適以奉高堂娛笑此最愜意事復何所求其它則靜以聽之于天天道猶張弓有屈必伸自然之理第未卜遠近耳僕在此了無佳況惟武生殘局未了是以遲滯五六月間乞身無疑矣杞果蔌[illegible]大人引年之助

門人孫陳留

陳留雖附會城視祥符猶晨星配月也僕向年過中州稔知之是時韓有懷已蒙譴而清風謖謖談之者齒頰皆芬斯民直道固不以成敗論人足下宜以爲法方今功令所嚴者莫如催科而催科之擾國家蒙其詬長令分其潤中州羨餘之侈甲於天下此聲已播輦下矣不飲貪泉不知胡使君之清入淤泥而不滓不獨古人如

有懷者其一也萬里修途於今伊始其珍重自
愛來教言抽扣事具見留意地方惟上之誅求
甚急而常留寬然之意以予民乃爲眞民牧今
四方脊脊多故非守令與民平日恩誼膠結安
望緩急相仗乎有民社之寄者深念之僕任纂
修之事欲爲遼陽舊經臺袁位宇立一傳而六
生平宦績不甚詳開封守其子也有誌傳
足下可轉索之於二三月間崙一役

因不久成書耳切囑切囑勿誤勿誤

樊中丞鍾陽

昔之言撫者有邊腹之分謂腹安而邊危也今
則邊腹在在可虞如東省豈非腹裏忽有登兵
之變全齊騷動萬一沙截運道襟喉阻塞天下
事遂不可知中州與齊魯原有連雞之勢然猶
稍緩一着而震隣之最急者無如秦晉之流寇
昨歲杪便轉有渡河至陝州之說幸而子虛此

嵩嶽之靈而台翁威靈所遥攝也然武備處處單耗未必中州獨實聞磁州稍有兵與從來所號爲毛兵者雖屬礦徒或撫馭有方狙詐可使目前吃緊惟練鄉兵招土着庶無徵發之煩而臨事可備緩急尤要者在肅清吏治不得借催科之迫以潤其私槖使長令與煢黎有家人子之誼庶可相保於無虞蒼鷹碩鼠不待更治煥然一新而後民心固民心固難總無離渙之憂此目前第一義也目擊多事同在漏舟之中恃夙昔知愛不敢不殫其聾瞽之見以備采擇寒暄套語不贅

王制臺峩雲

自台翁行後議論相尋無已長安楸枰未知何日斂手至於内訌外侮終鮮石畫老謀紓　九重宵旰鼎沸雲擾其象已見惟東南半壁賴台翁作金湯耳然粵中亦有可怪事如東莞捕盜

一案其盜之真與否捕盜者之即爲盜與否風馬牛不得而知但皐坐鄉紳而以敝縣舊父母鄧虛老爲戎首甚足駭也虛老起家爲長洲令吏事精明積蠹盡除吳儂至今拜其賜神君之稱未艾而不肖頗受獎植有知己之感直道難容骯髒不達不肖嘗向有心者言之方今中外乏寧與錢穀出入半爲漏巵逝波得虛老[illegible]支何必向往冊中問劉晏陳恕哉然

者茫然以爲異代人益見其肥遯自高有山深匿影之志何緣勾攝起釁禍及此公事之顛末不敢代爲置喙但身爲王臣閱歷中外皆奉天子三尺從事豈肯爲萑苻藪犯大不韙反糾衆拒捕立斃數命此魑魅罔兩所爲何倒行逆施至此得毋有織成貝錦遠於情實者乎虛老年且及傳矣萬一蒙不白之寃飲恨而死不然而罷於憲網輕則鬼薪白粲重則赭衣流離播

竄不獲首丘果當厥辜夫復何言然參合生平不宜以此人有此事也不肖聞之爲徬徨累日至泫然不禁走詢其同鄉何象岡諸公言召釁微屬有因而得禍實爲無妄今雖不敢以隔垣之聽犯越俎之嫌但夙昔氣誼相與不薄故爲之遥控于交戟之下台翁乃當世極虛平人極仁慈人也衣冠挫辱紀非盛世宜有此情理之外乎平反輕重必有以善劑

固原道王石鯨

年翁骨力堅凝精神淵箸弟向者素所醉心何俟今日數年前貴鄉推重爲氷壺玉尺之選不意至今乃在金戈鐵馬間又置之荒徼斗絕之地兵饟兩空呼號莫應年翁又能殫心拮据如查營伍查馬匹設法鼓鑄種種實政能使孤陲屹成保障窮塞等於樂郊凡爲邊臣者盡若年翁何至烽火通甘泉壓　明主宵旰哉三秦流

寇惟平固中禍甚輕何得同其沾帶況斬獲之功昭昭在耳目乎行當播告膚功豈止爲桑榆之贖也

蔣道尊瞻岐

恭惟老公祖臺下抱玉質金相之品樹氷稜鋏杜之標魏忠介既接枌梓周來老又托絲蘿不肖菲劣無似辱在存坳臭味之末嚮慕下風非一日幸徼福星光生萬戶而匏繫仰叩交戟抒其積悃惟遥聞盈盈頌禱自北而南爲鄉邦加額而已方茲寰寓多故敝鄉蒙殷繁之名而實有凋瘵之實考選諸父母尚以逋賦株累將來催科必日甚一日未有民不聊生而國家可倚爲外府者山陬海澨萑苻實煩墮竇劚芽是在老公祖實重圖之而拊循窮黎尤爲根本第一義至於承平久而武備弛遍天下皆然江南脆弱即隸麾下者恐力不穿魯縞當

年水犀餘皇猶吳兵也撤桑徙薪安不忘危當此之時士大夫宜同辦此心況有地方之寄者乎不腆聊將賀忱卜刻并資嗢噱

劉大參達生

邇來所最急者宜莫如奴事與秦晉東省之事廟堂之上陽急之而實緩之士大夫之清神全在固營壘樹戈戟而主之精神又在搜蠹穴窮鼠耗偶有朋比之說爲中遂入於聽而堅不可破偶觸之則雷霆霜雪雜然並下蕙蘭蕭艾同時枯萎者不可勝數上與下各有所耑注而奴事秦晉事東省事祗付之封疆之臣有不效者以三尺繩其後而最初之選擇中路之號呼事後之療治總督督貿貿下以故事塞責上以嚴責董成如斯而已禍之大者如榆關憂延者如秦晉咽喉結轖者如東省總未嘗聚族而謀殫力而應況孤懸斗

絕烽火不通之寧鎮有不駢脗視之耶讀仁兄
報揭字字欲涕至懇揭尤見一片公心人人如
此畢竭其耳目以佐當事所弗逮夾袋中何患
無人紀綱來告欲將此揭發抄或板行之弟實
以爲未便不特爲一時舉薦不當上意群而下
之請室如王漩老諸公事人方搖手觸禁中如
馬帥者弟亦曾與相聞但往來
遥翺翔中多不忍言之事方以惠徼
昏孫高陽在塞上始終信之不疑此必有以取
信者然而馬謖任福能爲知人累固不乏也内
如敝同年王石鯨有正骨有實心近觀其料理
缺伍倒馬等事足見才猷一班近者督撫中朝
野共推以洪亨九爲一時之冠如石鯨之質地
加以練習邊務可與仁兄比肩共爲亨九一流
人仁兄以爲然與否耶李茂嶼弟無半面因仁
兄言自還朝後爲之舌敝耳聾而畢竟有不可

破之城府今覆疏久下部而部疏又窅然無期也余集老在此中與弟相與甚厚携手蕭寺往往盤桓竟日其學道從禪定入工夫已成片段論其用世則清執所不必言而虜薄都城羽書旁午不有此職方安能草草結局此公只合需次佐樞不意其以開府出然東省固腹撫也吳恬懲墨固其所優爲忽遭登[illegible]之啓釁[illegible]匿與東撫無涉而整備不早策應不

辭其咎今遂以啟釁者同條議罪則大爲不平耳最可恨者此公固以用世爲出世而詆之者動比之修齋誦經之王欽若甚則狗子佛性引入彈章以公案作罪案三十年來人爭以道學爲詬厲今以此公累及禪學矣古如李文靖趙清獻諸公於此中深入而不自居名色深知末法有流弊必有流禍也吾輩於此決不可作一毫躲閃但就平淡本色中展出葢天葢地作用

并爲黃面老人一雪此耻弟不敢望也仁兄其勉之一時言路中有體有用光明磊落而不失其沉深細密者弟嘗以王漩觀爲第一忽遘此禍令人惋痛其中源委仁兄固不能知亦非敢托之楮墨異日空山野寺中作一番漁樵問答可也其事亦易結此兄骨法自然作名世大仁兄亦不煩紆念弟與此兄[illegible]奏[illegible]力是視一時輩上諸公知仁兄者胡每與弟言嘆服不啻口大半亦因璇兄而得之不獨南中江右相處也貴座師黃毅翁骨力彌勁又留意人材二老秉軸便是仁兄展布之時矣小刻博粲

同年楊濟之

與年兄蕭寺言別腸寸寸剜矣浮白叫嚎差以文其唏噓愁慘之狀此所謂長謌深於慟哭也衝風踏雪閒關抵家聞尚在椒盤甫薦銀花未

爛之時入拜老師定當呼酒慰勞以遂初爲樂
蓉裳蕙帶正可追陪杖屨以年兄細心密行卓
識定力將來自是救世人天更假以閒歲月讀
古人書閱世間事操成竹於胸中它年運斤遊
刃恢乎有餘矣松下箕倨與馬蹄蹶躃實是平
等非强作平等觀也至於年兄福堂衣鉢忽
授之漩觀刻木畫地本士大夫不[illegible]
乃以爲常事　聖明手滑脅來不印

盜起病在噤喉秦晉流寇未見撲滅鼎沸雲擾
其象已見而人人安於漏舟家家忘其厝火正
恐吾輩在朝在野總無高枕之日耳

姜少詹燕及

年兄行後雖盃酒燕笑不至寂寞而深談密諦
似有格格于懷者且日來議論紛紜人情偪仄
有識者望年兄之來如望歲焉不獨蛩蛩蚷虛
如弟者需年兄爲輪轅車輻也首揆作事多不

厭人心惟召還年兄不假躊躇猶庶幾不遠之
復惟願年兄立趨治裝勿以過家上冢久虛滿
朝之望且弟俟目前闗事竣局獻歲後定圖歸
計年兄來遲恐彼此相左促膝指心又未知何
日而種種衷言不可托子墨者必須覿面傾倒
即來教中字字肝膽而遠地之揣摩未必一
洞晰弟不敢答且苦不勝答
鄉矣　天恩終屬曠蕩而河林殊
中使從橫緹騎絡繹金戈鐵馬不獨在疆場而
曼見于河洛齊魯之間天下事大可寒心而方
隅必不肯化玄黃必不肯熄孟子云天下未平
堯獨憂之獨之一字大可味也天如的然古君
子其妙處在最真最厚是將來斡旋元氣之人
弟心折久矣邇來朝夕相處尤願爲之執鞭若
其才名傾動一時何煩年兄過念耶目下得鄭
玄老徐若老自南而北世事庶有攸賴弟不憚

舌疲但恐適爲二老累耳便中密致之

又

政地與言路相激而成水火幾一年於此矣邇來水益深火益熱近且付三臺省於請室積猜積怒轉不可解雖有市南宜僚之伎倆亦不能消兩家之難弟迂戇人也以直道規政地而微詞諷臺省一段苦心眞正大[illegible]一身之安危進退不但聽之適然之飄然決去之意自盟于幽獨此則年翁所素亮也枚卜事起弟固知有扼其吭者即旁觀有嗜痂之癖亦何益於事如年翁則賢愚共賞衆志翕歸或以人地稍遠不能援呂文安公北司成之例寘名琉璃又聞當事者有言并燕老不推則姚某泯其形迹此皆隔膜之揣行道之聽其間愛憎取舍或別有機權若弟則我躬不閱惟有杜門塞兌聽梅雪之爭春任樓臺之得月而

已來教調停挑搆兩說弟茫然未諳宋仲晦書來言姜老師一心相照絕不爲人言所動豈有搆弟於年翁者耶同館昆弟道義肝膽如吾兩人者有幾青松白水歷歷可指且兩人同爲塞翁何處可容其搆覽至此不覺噴飯滿案想年翁亦爲一大噱亦不必執其人而面譖之也教有何象翁深山野老之品題[illegible]翁亦[illegible]然不安此等搬送竟屬何人而者相[illegible]往往有鬼車盃弓之疑弟之受疑非一人非一事矣而弟終不辨且久而自明年翁弟質之貴鄉諸同志并高門諸賢自得其情耳老伯母令牀既奠須遄駕入都弟歸心久動至五六月必乞身亦不顧闈事之結不結也即以此處我亦何所不可承念惓切并附謝

顧少詹瑞屏

自年兄行後歲序洊更而不及以尺素伸候左

右固爲懶冗相兼亦以年兄臨別手教惓惓謂迷陽載塗乞身宜早而弟不能仰承明訓一預塲事便如敗絮棘叢無繇自脫每捉筆舒紙不覺愧悔之兼集也更有抱歉者衙門遷轉原論資邇乃課職業計勞勩弟因一年之纂修三載之講幄兩荷晉陟遂以糠粃爲前導而年兄同守其故官吾兩人從來安危與共曰蟻行魚貫前後不踰徑寸終不若昭一人非一行偕止之爲適也每念及此芒刺在背時一訟言之比貴座師曾老先生所稔悉至近日以天潢譜牒始副承華之座當事者亦可謂其難其慎矣館局初開

皇上以本支爲重恐責成浹歲聞集生兄已在道矣年兄毋爲猥鶴久淹幸旦暮俶裝夏末秋初宜亟入春明以仰膺當宁之旁求俯慰同人之懸望若弟年來曾求歸而不得欲再請而不敢

種種苦情或年兄遥聞而憐之今天中輟講後
決計歸矣年兄還朝之時或弟入山之始也總
之朝野雖殊肝鬲互照叔出季處兩身合爲一
身耳知老年伯比來視履倍加不能另柬起居
望叱致小刻附覽

侯司成木菴

久不奉訊而年兄起居時時從
得其梗概聞霍然已弟爲加飡自陛
之廢食但消息俱不甚眞即令兄所述亦多在
髣髴間日望年兄數行手書爲據而自庚午秋
季以來不奉瑶華者兩年矣古語云思君令人
老弟顛毛欲雪亦强半臨風搔首所致也養生
之要惟在割其所最嗜然非猛丈夫不能年兄
第思其所以致病則知其所以卻病矣不貲之
軀大者當爲世道蒼生愛次者亦當爲高堂老
親愛與言及此年兄定爲之神懷靜攝中不敢

以蔓語相溷聊薦數言以供藥籠所需近刻博
粲

陸中丞衷虛

枌榆氣誼不介自親不肖近日於都門創一同
郡會無非爲聯屬鄉誼也吾郡邇來殊覺蕭颯
頼台翁建牙一方稍增氣色而山寇彼猖之
楚粵間屢聞殘破爲地方念[illegible]台翁念[illegible]
接壤之地犬牙相錯各爲同[illegible]志未[illegible]

應成常出率然之勢調遣徵發未必朝發夕至
昔年王文成所以成功之易者不獨才略邁人
以其初請旗牌假便宜事權壹而號令新相沿
百餘年視虔臺若戍巳之寄旺在各督撫則四
履之外聽其出沒而虔臺總攝之無可推卸而
默默受人之推卸此其所以難也台翁聞此亦
犂然有當於心乎

聖主鋭意治安凡封疆之事尤所加意撲滅解散

須早圖之以紓　當宁之憂小刻呈覽

津撫鄭意葵

台翁勁骨昂霄孤標揭日不肖傾心皈服雅非一日乃台翁亦收之臭味之末時勤睠注雖都門鹿鹿未能時挹清光而脉脉襟期兩心互喻不在形迹疎密之間耳津門轉輸所寄舉朝慶得人但以台翁風格正當[illegible]砥柱今舳艫卿尾以抹關明之磬警而道濟蒼生尚有重於此者不肖且拭目焉惟是登萊狼猖恐與島上之民合接濟緩急之間可懸香餌以釣鯨鯢台翁於此定有操縱惟密密留意焉率爾奉報不盡悃縷

又

貴衙門自特設以來祗任轉輸之寄至於汎舟相繼如蕭鄴侯之在關中耳自登萊事起島中十餘萬衆嗸嗸洶洶惟慮其合而入於賊必於

接濟之中兼以駕馭方略如饑鷹之待飼縻縱在手擒狐搏兎蔑不如意此其肯綮安在計台翁留神久矣黃帥願擊賊自效果出自繇衷否昨聞奴有渡河之信而逆賊又有勾引之者海上之事種種可慮台翁此時擔荷較之逞日更重忝附同志愧無可效一籌惟以海波不揚亦覬授首爲社稷祝爲知己祝

門人揚物引能

一別兩年長安棋局不知幾番變更軟紅塵中黑風白浪洎出沒入又閱過多少而靈光僅存頑果不食僕時自愚還復自笑大地排塲總屬遊戲圖澄以石虎爲海鷗況其它乎惟是胡塵未靖烽火時聞又有東省之亂卒秦晉之饑民虔鎮之流寇鼎沸雲擾其象已見生無樽俎之才任非勛勩之地縱不致載胥爲患亦當思尸素堪羞一丘一壑煑石耕雲以終其身迴首丁

邪秋足下顧我於風樹堂悸魄驚魂朝不及夕寧計復有今日而飲河不厭濡首蒙譏僕於此曙之蚤矣足下才情骨力俱堪作第一流人蓋自少而漸磨型鑄得力於孫六吉公祖者居多在都門則兩司馬賞識而剪拂之入門源委自是不同然端人之所暱定爲匪類之所憎蹤已去國以不犯虎口爲幸行後[illegible]復觸發往事僕偶有所聞已[illegible]入銷

可高枕優游兩三年內便需與劇藉以澄清世道長養人才此時嘯咏之暇無忘夾袋臨卬雖僻但須廣寄精神密用耳目則溲渤參苓總歸藥籠此閑中第一義毋俟臨渴掘井也

門人張子襄

都門隔汴城二千里而訊問之使每歲兩三至敦古義隆厚道如足下者實未見其耦百凡內行於此徵之何以蘭芽玉苗猶未充庭此於天

人之際可以劵責或寶嗇神氣歸之寧謐少歛
奪席之談并戒長夜之飲則貞固之下自然孳
培祗此一事爲足下念之甚切故敢以迂腐之
言進僕已巳年生一穉女今四齡矣頗具慧根
解人意迺十日前以痘隕情癡之痛亦復不免
念足下時有椎珠碎玉之傷不知何以自遣
書中感慨近事切中時賢之
之首公本有爲善之資亦可於

姑借以爲一帖平胃散而一時言路錚錚者抨
擊不遺餘力今激而成水火蚩不可復合矣奕
棋者不必國手定須看三四着而今一着之外
茫無成算朝局如此又何有於邊局畔卒衡逞
不減奴酋來教謂不能逾兖然正何必逾兖攻
掠四出漕道爲梗則國家之事去矣屈指海内
强半騷動中州雖見安輯而東西皆有剝床之
勢樊鍾陽謹厚人也徙薪撤桑之計不妨悉心

而與之商以僕觀之自今以後禍亂日臻太平愈遠　聖明在上馴至於此非肉食之過而誰過與陳留皈心甚切幸時時董誨之腆貺祗登薄縑爲侑

卷之二十二終

文遠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吳因之先生

不肖浮湛京華閃忽三載所閱者半天下士矣崚嶒丰骨難進易退實未見其人轉思老先生孤鴻天外獨鶴雲中使人矯首企羨不能一攬其德輝滔滔逝波誰爲砥柱不用之用知所留